



扶战士战马的人

FU WO SHANG ZHAN MA DE REN

陕西少年儿童出版社

扶我上战马的人

本社 编

陕西少年儿童出版社

扶我上战马的人

本社编

陕西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7.75 插页4 字数120,000

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2,000

统一书号: R10303·2 定价: 0.68元

编 者 的 话

随着党和国家对少年儿童工作的重视，我省儿童文学创作活动也在迅速发展，呈现出生气勃勃的景象，作者队伍不断扩大，新作品不断涌现。为了充分反映儿童文学创作成果，根据广大读者的要求和建议，我们将把本省作者的优秀新作陆续汇编成册，分别以小说、散文、童话等专集出版。

这本书是儿童短篇小说集，收编了近几年来我省儿童文学作者写的作品，它从不同角度描写了少年儿童的现实生活，塑造了当代少年儿童的生动形象，时代气息较浓郁，也有的反映了革命战争时期，孩子们的的生活，颇有新意。这些作品题材广泛，感情真挚，许多篇曾为省内外报刊选用，在少年读者中广为流传；有的还改编成电影、电视剧本或连环画脚本，搬上银幕或绘成画册，受到人们的喜爱和欢迎。

为了使读者对作者有一定了解，在每篇作品后面附了作者的简单介绍。

本书编选过程中，得到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

会、《延河》杂志编辑部、《陕西少年》杂志编辑部的大力支持，在此表示感谢。

所选作品，虽然经过认真搜集挑选，但难免仍有疏漏之处，恳切希望作者和读者指正，以便我们今后工作中改进。

1982.9.

目 录

扶我上战马的人.....	张映文	1
山羊和西瓜的故事.....	徐 岳	27
多了一撇,又多了一横.....	徐 岳	43
想吃雁蛋的孩子.....	李凤杰	48
小喜鹊的苦恼.....	李凤杰	60
蓝蓝的远方.....	问 彬	75
东东和他的猎狗.....	问 彬	93
南瓜作客.....	周海峰	105
瓜儿.....	周海峰	115
捉鳊.....	陈长吟	125
画迷小草儿.....	陈长吟	134
戴红领巾的梅花鹿.....	蒋季成	152
葡萄头儿.....	朱合作	169
一张电影票.....	朱晓国	175
毛毛.....	董 蕾	188

老子和儿子.....似 田 198

送奶.....黄今岭 210

惊险特技大王的儿子

——一个外国小朋友的故事

.....高 华 221

礼物.....王建荣 236

扶我上战马的人

张映文

随着岁月的流逝，人们经历的许许多多事情，大多慢慢地遗忘了，可有的事情却牢牢地留在记忆之中，如同川流不息的大河总能留下一些时隐时现的沙滩孤岛。我的第一次骑马和扶我上战马的人，都过去四十多年了，可还记着，牢牢地记着。

我的家乡在陕北无定河边的一个小山沟里，一条汽车大路从旁边经过，但我从来没有见过汽车打这里开过去。那正是抗日战争最初年代，兵荒马乱的。公路上不时出现从山西逃到陕北来的难民，沿着望不到头的大路，漫无目标地走去，象是高粱地里撵出来的一群群飞鸟。他们的晋北口音婉转好听得象唱歌，却传播着瞬息万变的惊人消息：一会儿是阎老西的残兵败将随后就到，一会儿又是小日本坐大船要过黄河了！他们惊愕地瞪起大眼，用手比划着：

“呀咻！大炮霍来大！”给我们这个“信天游”满天飞的山村，带来了说不尽的忧愁、烦躁、不安和

恐惧。可是，也有例外。我们八个伙伴就根本没把这些放在心上。大家年龄相差不多，七岁、八岁、九岁、十岁，站在一起一个比一个高一点，要说捣蛋耍怪那可一个比一个高一着。在我们的小天地里照旧无忧无虑，一片欢乐。要知道那正是人生最忙的时候，抓雀套鸽，追兔子逮王八，有时还偷枣摸瓜，想尽办法恶作剧，惹得心乱如麻的人们没有不讨厌的，真是鸡嫌狗不爱。

不久，八路军来了。又不久，老爷庙住下些八路军伤病员。八路军来了，新鲜事多了，我们的小天地也宽得多了。想都想不到还给白羊黑猪戴上新郎新娘才用的大红花，抬在花轿一样的花床上，唢呐叽哩哇啦在前边开路，去慰问子弟兵。我们提着鞭炮噼哩叭啦几十响还没响完，那些伤病员把日本饼干、东洋香糖，给我们塞得鼓鼓囊囊。奶奶们、婶娘们、大姐们三三五五、日日夜夜赶制出那么多军鞋，“叫咱们几个呀，八辈子也甭想穿完！”最有趣不过的是全村的叔叔们、大哥们、还有几个爷爷背上了大刀，扛起红缨枪，学着大兵们“一二一”操练着。要来一个“跑步走”，那就热闹了，后边的把前边的脚踩了，前边的把后边的绊倒了，一个压上一个，象我们在平地上打滚堆垛子，把人

肚子能笑痛。八路军来了，什么都变了，到处又有了“信天游”，愁眉苦脸的大人们又有了笑脸，我们也玩得更痛快了。

可是，谁也没想到，有天大清早，各家各户帮着女八路象逮小鸡一样的把我们一个个抓到戏台上，叫规规矩矩地念书识字“当秀才”，和我们形影不离的六只狗，也跟来横七竖八地卧在戏台下，在耐心地等待着我们。全村的人也都拥挤在戏台下和看戏一样的凑热闹，好象再没有比这更开心的事了。他们有笑的，有嘲弄的，有作鬼脸故意出洋相逗趣的，还有幸灾乐祸的。伙伴们一个个丧气地吊长脸，要多不自在有多不自在。心里那个烦呀，烦得真想哭。唉！这一天多不顺心，天下怕再找不到比我们更不幸的了。想想看，我们向来都是把小雀鸽子关进笼子，今天却被人关到了象笼子一样的戏台上，一切翻了个过。

我捉摸着这倒是哪一个和我们过不去，想出这么个馊点子。只见来了几个牵马的八路军，其中有一个穿过人群，径直向戏台走来。这是一个中等个子的人，厚墩墩的身躯，圆脸庞，粗黑眉毛，厚厚的嘴唇上带着和蔼慈祥的笑容。他一边走一边向看热闹的战士们打着招呼，这些八路军战士对他似乎

特别亲热和尊敬。当他走到戏台下时，另一个女八路正领着全村的丫头们走来，当然也是进学堂的了。这个女八路一见他马上来了个军礼：“报告！女孩子好领得多。”

他满意地笑了，从挂包里拿出一叠小本和一把铅笔，递给了台上的女八路：“八大金刚全来了？”

我很奇怪他怎么知道村里人把我们叫做“八大金刚”。

“好容易全请来了。”女八路把请字拉得特长，还用嘴朝我们努了努，意思是：这不，全在这儿。

他把我们挨个打量了一遍，目光温厚而严厉，他问坐在戏台口的我：“几岁了？”

我隐隐觉得今天大伙这倒霉的遭遇和这个八路大有关系，就没好气地顶撞了他一句：“一百岁了！”

“噍！瞧瞧，这个连牙都没了的小老头，还满有情绪呢！”

前几天咬萝卜把几个奶牙给啃掉了，“嗤”

“嗤”地漏气，偏偏他一下就看见了豁豁牙，我连忙抿紧了嘴。

“把小嘴合上可就说不成话了。”他笑咪咪地故意逗着，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你管不着！”

“还是个刺儿头啊！听着，不准骂仗打架，不准迟到早退，上课用心听讲，要不……”他两眼盯着我，“等我回来，打你这个野马驹子的屁股！”戏台下一片哄然大笑，他是第一个放声大笑的。

几句较量，他占了上风，简直把我气坏了，心里很不服气，一定要想法给他个难堪，可一时想不出好办法来，就拿出我的看家本领。我有一个绝招，能让两只耳朵自如地动起来，这一手谁也没学会，也不只一次成功地使用过。这一回也是先让两只耳朵不停地扇动起来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尽量把舌头伸长，对着他狠狠地长长地拉了一大声“咤”，表示最大的不友好。

这一下天下大乱了，台上台下全沸腾了，他笑得前仰后合，都笑出了眼泪，我见他还远远伸出了手，想把我拉一下或摸一下，可戏台太高了，探不着，只好不停地向我们挥着手，一边笑着，一边和那几个拉马的八路军上了公路。

有人问女八路：“这怕是咱村抗日学堂的校长吧？”

女八路笑了，她既没肯定也没否定。

那时当小学校长可不是个简单事，连国民党大名鼎鼎的汤恩伯、何绍南都当过县城里小学校长和童子军长。人们猜测，八路军要推举校长那一定要有威望得多、出色得多的人，说不准象贺司令、王司令一样的人，于是不约而同地向大路望去。

他们已经走得很远了，还回过头来朝戏台这边望了一阵，才驱马跑去。

事后，伙伴们认为这个八路很有来头，我们村八路军最大的官莫大于医院的院长了。我们的男女八路先生，都是由院长从医院男女看护里轮着指派来的。就连这个医道很高的、从广东来的、说话象鸟叫的周院长，见了他都行军礼，想他一定是更大的带兵的了。再说他又送本子，又送铅笔，这个抗日学堂八成也是他要办的。最后，伙伴们一致公认：“八九不离十，他准是校长！”

从那天起，我们就成了“书生”。日子过得也真快，不知不觉就到了西瓜熟透了的时候。

天真热，中午更热。整整一上午坐在戏台上念着“你是中国人，我是中国人，咱们都是中国人”，汗珠象小豆一样满身都是，背心小裤全成了湿的，闷热得头都象大了好多，叫人一下想起有座山上住

过一位仙人老头，能放出一个热死人的叫做金钟罩的东西，现在就象正好罩在了戏台上。好容易挨到放学了，如同放出了一窝鸡娃，连喊带叫，一窝蜂冲向河边。那五六只狗也前拥后挤地跑着。这天气能在河里泡泡，那可再美不过了。

古今驰名的无定河，只要不是发了洪水，咆哮地掀起了冲天大浪，平常总是平静妩媚的。我们都在她身边长大，谁能比得上我们了解她，喜欢她？不管春夏秋冬，她都会给我们说不尽的乐趣，也教会了我们一身水里的真本领。她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。

我们把小衫小裤随跑随扔撒了一河滩，让训练有素的狗一件一件叼到老地方——大岩石下，大家便争先恐后地往水里跳，象下饺子一样七上八下，溅起了一朵朵水花，然后齐头并进地蛙游到河对岸，又肚子朝天地仰游到河这岸。河边等我们的是列队蹲着的狗，大声地吠叫着，象仪仗队。没有我们的批准它们是不下水的。我们几个上到岸，猜拳出单双。把人和狗分成两摊，进入水域，打起了水仗，一直要把对方撵上岸才分清胜负，自然取得胜利的一方就是同盟国了。寂静的大河一下变得欢腾起来，莫名其妙的水鸟大鸬慌慌张张飞向远方。

每次发过大水后总在河边留下大大小小的死水泊，上边水清如镜，下边泥软似毯，一到中午让太阳晒得滚烫滚烫，泛起了星星点点小水泡。我们玩累了，照例总要爬进水泊，为了不让毒日头在身上晒起水泡，把身子全埋在水里泥里，有多爽快啊！软绵绵地、热乎乎地、赤条条地趴成一排，象庙会摊上摆成行的没毛烧鸡。

这时候，从河神庙旁小路上来了一个拉了两匹马的小八路。他放开了缰绳任马饮水，自己坐在河边洗脚，还低声哼着一首歌，歌词听不清，不过我们都会这首歌，“一支枪，三个手榴弹，什么时候要战就什么时候战，自从我参加了八路军，……那一次不是冲锋在前，打得敌人七零八散，一二三四！”他唱得正在劲头上，一阵风把草帽吹到了河里，他慌忙蹚水追去。前一次发大水，在河中间齐刷刷拉了一道足有两人深的宽壕，他当然不知道了。起初，他沿着浅水边追着，跑得河水哗啦啦直响，可草帽偏偏向河中间漂去，他一步不让地追着，“噗通”一声，连人带衣服全掉进河壕里冒了顶，可他马上就浮上了水面，猛划了几下抓住了草帽。浮得还真不赖。趴在泥里的伙伴一齐为他喝采起来。就在这时，只见他手脚乱了，象有什么往下

拽一样眨眼沉到了水里；一会儿他又浮上来，挣扎地游了几下，又沉下水去。伙伴们都瞪大了眼睛，有点沉不住气，可谁也没有动。

我们在河里有整套的恶作剧把戏，最拿手的就是假装被水淹溺了，装得维妙维肖，有时还要大声呼救。当把热心的陌生人，急得连衣服都来不及脱，噗通噗通跳进河里来救时，我们一个潜游出了岸，隔岸观看热闹。那怕事后让人指着鼻子骂一通，可你上当了，湿淋淋的狼狈样，让人挺开心的；当然事后往往挨大人一顿打。这时候，伙伴们看到小八路沉下水去，心想：“别给我们来这一套”，照旧懒洋洋地趴在泥里。

小八路又一次冒上水来，急不可耐地换着气，向前猛冲了几下，又沉下去了。当下一次再上来时，只挣扎地露出一头黑发，草帽也随水漂去了。这怕不是……

“上！”不知谁喊了一声，八个小伙伴就象水池边受了惊的八只小青蛙，“嗖”地一声全跳进水里。

我们是在河边长大，从一开始学水就懂得了大河两岸一条不成文的“法规”：无论从河里打捞什么，比如上游漂下来的木料、大树，有时还有箱

子、包袱什么的，只要你下了水，那怕是小孩，在人家打捞到河边时你伸手拉了一把，都会按“搭手就有一份”的原则，利益均沾的。同样，河里有什么危险，比如救人，无论是谁都应毫不犹豫地跳进河里抢救；有的人就这样把命送了。如果你竟然袖手旁观，畏畏缩缩，见死不救，那就会遭到众人的鄙视和斥责，使你马上降低得“象个婆娘一样”的可笑。这是我们河边人家自古因袭下来的朴素道德准则，是我们从小就知道要绝对遵守的。

一声“上”后，伙伴们一齐向小八路军游去，那几只狗也似乎晓得了事关重大，没事忙地窜到河里推波助澜。小八路的两匹马长嘶着也下了水，似乎也要搭救它们的小主人。当我们游到离小八路不远的地方时，都停下来了！倒不是胆怯，是捉摸着该怎么下手。我们都懂得河里打捞人的危险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也略知一点打捞人的窍门，这是河边人们经常谈论的一个话题：最要紧的是不能让他把你抓住，要象猫逮老鼠一样，瞅准目标，一个潜游，猛扑上去，抓住背后，最好是屁股，用力一推。我们从没打捞过人，只听说过打捞人大概就这么几个要领，也就这么办吧。可小八路在水底下，看不清他到底在哪里，也不能再等他冒上来一次。